

下

祁
华
明

北 洋 軍 閥

戰爭

河北人民出版社

北洋軍閥戰爭演義



北洋军阀战争演义

祁华明

下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回 段祺瑞重操总理职 黎元洪继任总统位	(4)
第 二 回 张辫帅争做大盟主 冯国璋遥领副总统	(14)
第 三 回 各持己见府院争权 乌烟瘴气督军干政	(24)
第 四 回 黎元洪罢免段祺瑞 张大帅应邀做调人	(39)
第 五 回 黎总统拒虎招恶狼 张辫帅拥清正大统	(52)
第 六 回 马厂誓师兴兵讨逆 复辟丑剧灰飞烟灭	(67)
第 七 回 立门户冯段初斗法 势难容北南起纷争	(79)
第 八 回 析大局献计曹仲珊 赛书法戏弄张宗昌	(91)
第 九 回 傅良佐上任赴湖南 吴光新查办入四州	(103)
第 十 回 会津门哗传主战战 阻蚌埠折回总统驾	(115)
第十一回 遣兵将北洋军南下	

	电武穴冯旅长主和.....	(128)
第十二回	称霸东北自成一系 入关截械虎视京畿.....	(138)
第十三回	驻汉口曹大帅嫖妓 克长岳北洋军奏捷.....	(154)
第十四回	段老虎搞师临汉口 吴秀才孤军入衡阳.....	(163)
第十五回	四面树敌小徐招怨 借口餉绌老曹返津.....	(173)
第十六回	众督军津门议用兵 吴佩孚衡阳开和谈.....	(185)
第十七回	借外款筹建参战军 买议员召开新国会.....	(196)
第十八回	吴秀才电报开冷战 徐世昌就任新总统.....	(205)
第十九回	西方列强联合“劝告” 北南双方举行和会.....	(215)
第二十回	筹边防徐树铮称王 反段派八督军结盟.....	(226)
第二十一回	全线撤防直军北归 奋力驱张湘军反攻.....	(235)
第二十二回	入京师两帅做调人 颁命令总统免小徐.....	(245)
第二十三回	大动干戈直皖鏖兵 入清君侧奉军参战.....	(255)
第二十四回	直奉两系坐地分赃 曹张联姻亲上加亲.....	(265)
第二十五回	吴大帅练兵洛阳城	

	李督军暴毙西花园.....	(275)
第二十六回	两湖多事又动干戈 直军援鄂包藏祸心.....	(285)
第二十七回	雀占鸠巢鄂督易人 人头督阵吴赵恶战.....	(296)
第二十八回	庆六秩曹使摆寿筵 闹政潮雨帅荐财神.....	(306)
第二十九回	互相攻讦内哄开场 争权夺利亲家失和.....	(316)
第三十回	造声势暗骂改明骂 动刀兵文戏变武戏.....	(327)
第三十一回	吴佩孚巧计破强敌 张作霖兵败回关外.....	(339)
第三十二回	闹独立老张再整军 酿大错赵倜丢督位.....	(349)
第三十三回	遭逼迫徐东海下野 复法统黎黄陂出山.....	(360)
第三十四回	锋芒太露吴帅遭嫉 媚态十足李六受宠.....	(371)
第三十五回	争罗案吴佩孚受挫 失地盘冯玉祥“左迁”.....	(379)
第三十六回	福建纷争督军易人 四川战乱杨森丧师.....	(392)
第三十七回	杨子惠收川复受挫 熊克武讨贼告大捷.....	(399)
第三十八回	谭延闿驱赵战失利 吴佩孚并湘梦难成.....	(414)
第三十九回	演逼宫黎元洪出走	

	下辣手王承斌索印.....	(425)
第四十回	贿议员曹大帅“当选” 巧解释吴佩孚息争.....	(435)
第四十一回	施巧计刘湘告大捷 布疑阵孙督出奇兵.....	(448)
第四十二回	失厦门臧杨入浙江 纳巧计吴帅贿夏超.....	(458)
第四十三回	直卢交兵江浙战起 浙军变乱卢督下台.....	(467)
第四十四回	张作霖两路军讨直 吴佩孚四照堂点将.....	(476)
第四十五回	郭松龄奇兵破石门 冯玉祥倒戈演政变.....	(488)
第四十六回	遭兵败吴佩孚南逃 争权利张作霖逞强.....	(500)
第四十七回	组政府吴氏放空炮 受推举老段任执政.....	(513)
第四十八回	张宗昌领兵下东南 胡景翼大败镇嵩军.....	(526)
第四十九回	抢地盘奉军大入关 联五省孙帅占徐州.....	(536)
第五十回	倒戈滦州郭军反奉 组织联军李张拥吴.....	(546)
第五十一回	郭松龄败死老达房 徐树铮遇刺廊坊站.....	(557)
第五十二回	三路出兵吴帅攻豫 张李反攻联军逼京.....	(568)
第五十三回	相勾结奉吴会京城	

	总退却冯军走西北.....	(577)
第五十四回	革命军北伐荡群丑	
	旧军阀穷途临末日.....	(585)

第二十五回

吴大帅练兵洛阳城 李督军暴毙西花园

且说众记者尾随而来，吴佩孚不得不应付一番，但此时腔调与从前已大不相同，表情也十分忧郁，当众作了个简短声明：“佩孚一介军人，从此埋头练兵，不问政治。而今往后，以四不主义为座右铭：一不做督军，二不打内战，三不干政，四不扰民。”言毕即匆匆辞去。

翌日，直军将领及冯玉祥陆续赶来，吴佩孚当即召集王承斌、张福来、肖耀南、阎相文、冯玉祥等将领开会。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东西方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直奉两系激烈抗衡，要改造中国，必须振军经武，埋头练兵的大道理；还说洛阳地处中州古道，是十省通衢的宝地……鼓励众将制定练兵计划，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布置完毕，率军西行，直奔古都洛阳。

洛阳乃九朝古都，居天下之中，南控荆湘，北驰京津，东挟江浙，西扼川陕；自古以来，便是成就霸王基业之地。想当年，袁世凯也曾经营此地，费资数百万白银，历时一载，重修洛阳西宫，并建造大批中西合璧营房，以作自己退路，可谓狡兔三窟。孰料当年袁大头未派上用场，却为北洋子孙吴佩孚成就了一番大业，自此，吴佩孚与洛阳结下不解之缘，有“洛吴”之称。此为后话，按下慢表。

且说民国9年（1920年）秋日，吴佩孚率军进驻洛阳，成立

“直鲁豫巡阅副使署”。巡阅副使下设秘书长，别设东西厢房，为高级幕僚办公之所。旧中国军队奉为样本的参谋、军需、军法、军械、军务、教育、交际、副官八大处即兆始于此。

安顿完毕，吴佩孚带着众将来到洛阳郊外，察看周围地形。吴佩孚突然发问道：“我出个题目，考考各位。谁知‘怯薛’与‘怯薛歹’为何意？”

众将无人能答，吴佩孚卖弄道：“还是我来告诉各位，这‘怯薛’与‘怯薛歹’皆为蒙语。‘怯薛’乃轮流守卫之意；‘怯薛歹’乃护卫死士之意。”

张福来嘻嘻憨笑两声，道：“原来咱们二哥，还会说蒙古话。”吴佩孚看了众将一眼，渐渐引入正题。接着道：“纵观历代，若论武功，首推成吉思汗。他在位二十二年，编练大军，亲率铁骑，平西辽、灭西夏，大破俄罗斯联军，大军所向，敌俱披靡，奠定元朝拥有全亚、东欧、南洋，威震中外的大帝国基础。那时的俄国还是大元的附属国呢。成吉思汗得以横行欧亚，百战百胜，正因为他有一支精锐部队，号称‘怯薛’，又叫‘怯薛歹’。人数仅只一万八千，可尽皆护卫死士。成吉思汗将他们带在身边，由自己亲自指挥，由于朝夕相处，互相了解，打起仗来，犹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灵活便利。”吴佩孚侃侃而谈，心驰神往，羡慕不已。

众将方才恍然大悟，纷纷乘机吹捧道：“原来大帅想学成吉思汗呀！昔日成吉思汗仅具武功，如今大帅文武兼备，日后必将成就一番大业！”

吴佩孚连连摇头，道：“成吉思汗堪称一代豪杰，我辈岂能与其相提并论？我只想学他的‘怯薛’。他以‘怯薛’为三军中轴，旌旗所指，攻坚摧锐，斩将搴旗，攻城略地，可谓疾若狂飙，雷霆万钧，人人望而生畏。”

吴佩孚当真效仿起成吉思汗，开始操练他的“怯薛”部队。从第三师中，择取步兵第十二团，充实装备，加强给养，改定营制，

完善章程，训练之严格，规模之庞大，均不亚于日本士官学校。

他先将此团扩充为一个师，一师三旅，一旅三团，一团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一班十二人，再配备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讯、铁道、航空各队，全师编制一万二千人。而后，又募集一些幼年兵，由一千之数逐渐扩充，发展为六千人一旅。两支精锐相加，恰好是成吉思汗之‘怯薛’人数。

这支部队的训练，在秘密状态进行。吴佩孚洛阳练兵四五载，常有人前来，一睹吴军军容。但吴佩孚却始终未将其“怯薛”示人。唯一例外，是民国11年（1922年），日本教育考察团看到了一次步兵十二团的操练，但也摸不透吴大帅心底秘密。

吴大帅练兵的同时，广泛网罗各地人才，帐前帐后，不乏文人雅士。再说这吴大帅亦能写几句歪诗，对一些酸腐秀才倒也客气，一时间洛阳竟成文人荟萃之所，这吴佩孚也就常以孟尝君自比，沽名钓誉。他为自己规定，轮流陪宾客进膳，以示礼贤下士。

一日，陪一宾客用早餐，吴佩孚吃了几口，便匆匆站起身，拱拱手，告辞道：“实在抱歉，近日文牍颇多，应顾不暇，我先走一步，请先生慢用。”宾客惊讶道：“大帅日理万机，笔耕之事还要亲躬呀？”吴佩孚叹口气道：“唉！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机要处长出缺，妙笔生花之人难觅呀！”宾客道：“我倒想举荐一位，不知意下如何？”吴道：“但说无妨。”宾客道：“杨云史如何？”吴佩孚眼睛一亮，道：“他可是江东才子呀！”看了宾客一眼，问道：“听说他在陈秀峰帐下效力？”

宾客摇摇头，回道：“那已是老黄历了。云史入陈秀峰幕后，未受重用，宾主之间，极不愉快。那陈秀峰黩武之外，唯好黄白，贪婪之心，为杨不齿。云史少不了写几句诗，以抒感怀。其中一首感秋诗里有‘白骨如山诸将贵，黄金满地五丁愁’。有人密告陈督军，陈督军召云史，质问此诗何意。云史耿介如初，只答道：‘其意自明，何需多问？’陈督军十分不悦。此事过后，云史惴惴

不安，深怕惹祸上身，于是托词东归。流浪中原，卖字为生。”

吴佩孚听完，一迭连声说道：“好极好极！快快请来！云史诗文，冠绝一时，我敬慕久矣！若能仰仗大才，乃三生幸也！先生可否代我致意？”宾客道：“这有何难？我与他有同窗之谊。”吴佩孚击掌大笑，兴奋道：“真乃天助我也！就请先生马上动身去请，就说佩孚望他之莅临，如久旱之望云霓也！”

宾客应命而去，刚出房门，吴佩孚又将其唤回，道：“聘请大贤，岂能如此草率？先生跟我回书房，我修书一封，略表仰慕之情。”

来到书房，吴佩孚伸纸挥毫，很快将书信写就。无非是“久闻先生才名，如雷灌耳。现在虚席以待，望能朝夕相领教。切望能委曲前来，屈就机要处长。佩孚必不以文学侍臣视之，愿肝胆相照，以文友相处。深信见面之日，即会志同道合，同为国效命，以此共勉”云云。

看官！这杨云史何许人？值得一向清高的吴秀才如此看重。在此不妨多赘言几句。

此人江苏常熟人氏，出自名门，少年得志，乡试一举夺魁，以诗文为天下重，与李鸿章还沾亲带故。曾被清廷派为新加坡总领事。到新加坡未久，便弃官经商，于南洋群岛购地一万二千亩，开起橡胶公司。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橡胶价格大跌。橡胶园无力经营，竟成一片草场。因欠缴土地税，全部财产被没收，杨云史成了穷光蛋，只得快快回国。回国后入陈光远幕，因宾主不和，辞陈而去，流浪中原。正穷困潦倒之际，同窗访上门来。寒暄过后，呈上吴佩孚书信。杨云史看罢，感激涕零，当即表示，愿为吴大帅效犬马之劳。

杨云史欣然来到洛阳，就任吴佩孚机要处长。写家信报平安，信中道：“三年择妇而得君，十年择主而得吴。”聒噪一时的才子，竟以奴才自居，由此亦看出，吴佩孚手段，的确高超。

吴佩孚以为，自己礼贤下士，堪与古代孟尝君相媲美，一日，心血来潮，语众幕僚道：“诸君愿否随我去函谷关一游？咱们堂而皇之学一回鸡鸣狗盗之徒，如何？”众人齐声赞同。

说起函谷关，倒真有一段典故。战国时，孟尝君被囚于秦，他门下食客，有会钻狗洞者，夜里盗得白裘，献于秦王姬，才使孟尝得以释出。孟尝一伙，急急逃命，夜半来到函谷关，只见关门紧闭。当时关口规定，鸡鸣才能开关，直急得孟尝一千人团团打转。适门客中有会鸡叫者，一声鸡啼，守关兵士，以为天亮，大开关门，孟尝趁机才得以逃回齐国。

且说吴佩孚领着众幕僚来到函谷关，到得昔日老聃著书小庙，心中生出许多敬意来。不由得说道：“我中华传统文化真可谓博大精深。就说这《易经》吧，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其中玄机，不可名状。”有个幕僚，乘机拍马道：“玉帅乃当今研讨《易经》第一人。宏论巨著，洞幽抉微，使识《易》者叹为观止；不识《易》者顿开茅塞。”

虽说此议言过其实，吴佩孚研读《易经》，倒是实有其事。据传言，吴佩孚每夜二三点，必起而观星，以测某方之吉凶，而定翌日之进止。爱将张福来好奇，曾尾随其后，看个究竟。却原来，吴帅真有读星习惯。张福来恍然大悟道：“二哥，怪不得你百战百胜，原来你会看天星呀！”

吴佩孚一笑道：“打仗之事，可不是靠看星，我打了不少胜仗，人称我为‘常胜将军’，纷纷传言，说我是靠占星而来，我也顺其自然。托乎天意，我百战百胜，令敌畏我，何乐而不为？可你要切记，仗是靠人来打的！”

吴佩孚一行人离开小庙，继续向前走。新任机要处长杨云史又犯了耿介的老毛病，不无隐忧地问道：“玉帅，你真的相信只要谙熟《易经》，便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料事如神，包医百病否？”

吴佩孚闻言，哈哈大笑道：“先生所言极是。《易经》卦象，人

生真谛也，集先贤智慧之大成，奉若神明乃是必然。先生有所不知，在下潦倒之日，曾为算卦先生，属于张铁嘴、吴半仙之类人物。哈哈哈哈哈！”众人皆笑。

杨云史却未笑，又直言谏道：“孚威上将军崇尚此道，只怕媚神求福者，将蔚然成风；欺世盗名者，洋洋大观。请玉帅三思！”

吴佩孚脸上现出不悦之色，冷冷道：“本上将军自有道理。天已不早，大家往回赶路吧。”结果函谷关之游，落了个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话分两头。吴佩孚洛阳练兵之际，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李纯却死在任上。官方言称，李督军因久病不愈，难负重任，痛感和议无成，民不聊生，忧时愤世，自杀殉国。时隔未久，内部传出李纯之死真相，原来祸出姬妾暧昧之事，帮办齐燮元移花接木，乘机篡权。列位听在下细细道来。

前文已表过，这李纯在北洋之中，称得上老牌军阀。冯国璋任总统之时，李纯为直系长江三督之领袖。后来吴佩孚通电主和，成为风云际会人物，李纯声明反为所掩。直皖战后，北京政府仍将其视为与曹、张并驾齐驱的人物。任为苏、皖、赣三省巡阅使，地位在各省督军之上。

在旧军阀之中，李纯极好名声，无甚大恶。他不轻易用兵，不过多干预民政，无非是为了买名。被任为苏、皖、赣三省巡阅使未久，自己的老伙伴、江西督军陈光远却请假以示抵制，并扬言，江西与湘、鄂应属同一区域，不能划入苏皖范围，他陈光远宁受王占元节制，也不受李纯节制。李纯闻悉，大受刺激。

祸不单行。正当此时，其义子张文和又遭江苏人民激烈反对。这张文和是个臭名昭著的贪污分子，被李纯荐为财政厅长，江苏各团体纷纷通电，严辞痛斥。李纯从报上得到消息，放声大哭，哽咽道：“我李秀山，人称秀帅夫子，一世英明，竟落到如此境地，

真是生不如死啊！”派人将妻弟王营长唤来，继续哽咽着道：“我不久将披发入山，与世永别。我不做督军，你的营长也干不了，我叫军需课给你七千大洋，你回家过活去罢。”言毕又哭了起来。

军务帮办齐燮元，本是李纯心腹。此人极度近视，戴着一副“瓶底”般的近视镜，外号“齐瞎子”。他原是中将师长，年轻精明，颇擅权谋，很为李纯赏识。齐燮元表面上对上司格外恭顺，心中却渐有取而代之之意。近来李纯迭遭打击，心情郁闷，齐燮元更成府中常客，对李纯显得愈加关怀。

一日，燮元又来到李纯府上，李纯见是齐帮办，少不得也装出一丝苦笑。齐燮元道：“大帅多日未有打牌，今儿大家空闲，何不玩上几圈？”李纯却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齐燮元又道：“不是燮元无礼，实在是大帅昨日发了军饷。可不晓得什么道理，燮元领俸之后，这批银元老不听燮元指挥，非要回来侍奉大帅。昨晚整整闹了一夜，累得我一夜未眠。因此今天特地将他们带来，仍伏侍大帅。大帅要是不允，燮元真给他们闹乏了。”

好一个会凑趣儿讨欢心的齐帮办，几句话果然把李督军引得哈哈大笑道：“好！我就收编了你的银元吧！”于是吩咐人去请何参谋长与朱处长过来打牌，不大工夫，陪客请到，牌桌摆妥，四人入座。大家心里明白，这是专替大帅解闷，因此都让李纯几分，八圈打完，李纯已赢七八千。壁上挂钟当当打过9点，大家吃过夜宵。李督军仍有余兴，剔着牙道：“我是赢家，照理得奉陪到底，不知诸位还有兴致否？”

齐燮元拍拍衣袋，笑道：“大帅已把我的部下全都收编过去了，难道还要扩建新军吗？”李纯亦笑了笑道：“中央已有明令，各省停止招兵。我若违犯，人家再告上一状，这比攻击我任用私人管理财政还要厉害咧。”齐燮元见李纯又触及心事，忙把话题扯开，催大家入座。众人因李纯已赢了不少，便不再相让。又打了两圈，李纯见牌运不济，已没了精神。也是合该出事，他打了一个哈欠，

回头对秘书道：“我有点乏了，你来替我玩几圈。”说完起身，出了上房，往西花园三姨太香闺踱去。

李纯原配、次妻皆无所出，相继又纳四妾，唤做春风、夏雨、秋月、冬雪。唯有三姨太秋月最为得宠。却说李督军走近后院，只见窗帘低垂，灯光昏暗，推推房门，已经上闩，料想秋月已睡下。李纯不愿惊动美人，轻手轻脚，绕到后门，微掀门帘，朝里一看，顿时脑袋嗡地一声，只见秋月在床上，正紧拥着自己的亲随副官小韩，扭得麻花股一般。李纯大怒，猛地推开后门，因用力过猛，扑通跌了个狗抢屎。秋月闻听惊起，奔到门口，来掩李纯视线。那小韩拔腿便朝前门跑去。李纯推开秋月，拔出手枪，追了过去，嘴里骂道：“妈拉巴子！老子要你狗命！”生死关头，小韩反夺手枪，正好触到板机，砰的一声，李纯脑浆迸裂，倒在地上。一对痴男怨女，闯下大祸，顾不上多说，三十六计走为上，哆哆嗦嗦，收拾细软，准备逃命。

再说正在上房打牌的齐燮元等人，因离得较远，又值当晚刮着大风，所以并未听到枪声。老齐正在打牌，一个马弁走过来，与他耳语了几句，燮元将手中之牌交与那马弁，道：“先替我一把，我接完电话就来。”原来事前燮元早有布置，吩咐亲随马弁，观察李纯行动。见李纯往西花园而去，那马弁在后悄悄跟着，月暗星稀，又有树木遮着，并未引起李纯注意。李纯进了三姨太卧房，突然传出枪响，马弁料定出事，才急急回到上房，报与齐帮办。

齐燮元扯了个谎，不动声色，出了上房，叫了两个亲随马弁，直奔西花园而来。到得三姨太门口，燮元吩咐马弁守住前门，自己提枪绕到后门，蹑脚而入。可笑那一对男女，正在收拾细软，预备长行，根本未防背后有人暗算。李大帅满脸是血，死在地上，一支手枪丢在尸旁。老齐暗道：果然如此！

齐帮办心中早已有了主张，只见他一个箭步，蹿到床前，用枪直指韩副官前胸，冷笑道：“好大狗胆，你们办得好事！”只一

句话，惊得一对男女手足无措，扑通通跪倒在地，不住地向老齐磕头讨饶。齐燮元故作姿态，先叹了口气，道：“唉！你们这是自寻死路！可人死不能复生，齐某心慈面软，就再作一回滥好人，成全了你们吧。”

三姨太与小韩听了，半晌才反映过来，又忙跪下，给齐老爷磕头。齐燮元摆摆手，正色道：“且慢！你俩要想活命，须听我调度，再出差错，谁也救不了你们！”两人唯唯称是。燮元指了指韩副官，道：“你俯耳过来。”小韩哆哆嗦嗦走到老齐跟前，老齐低声交待了几句，又对马弁道：“你帮着韩副官赶快把事情办妥，然后把他送出去。”马弁应命，为小韩准备纸笔。老齐又低声对三姨太叮嘱一番，秋月千恩万谢，自然乐意照办。布置完毕，想了想，万事俱备，这才不慌不忙回到上房，打起牌来。

工夫不大，只听后院人声鼎沸，哭嚎四起。由远而近，传来“大帅！大帅！”的哭喊声。齐燮元仿佛大吃一惊，猛地将手中一副好牌推了，急道：“不好，莫非大帅真的……”说着，自己第一个冲出上房，众人紧随其后。一进后院，就有李纯当差的回道：“大帅已经在三姨太房中归天了！”

燮元带着众人赶到三姨太秋月房中，早见房中黑压压站满一屋子人。齐帮办分开众人，来到李纯尸前，伏尸嚎啕大哭，只不知是喜是悲。

那三姨太披头散发，满脸是泪，嗓音已哭哑。齐燮元掏出手绢，擦擦眼睛，指着三姨太道：“大帅不明不白，死在你房里，你当着众人的面，说个清楚！”

三姨太又嚎了几声，边哭边道：“天黑之后，大帅来妾房中，并不说话，只是唉声叹气。妾再三问他有何心事，大帅埋头不语，急得妾身团团转，要去报告大太太，大帅不让妾离开，叫妾去取纸笔，想了一阵子，写了一篇字……”齐燮元急问道：“啊！什么字？莫非是遗书？那篇字现在何处？”

大太太这才想起那张纸来，哆哆嗦嗦呈给夔元，道：“三太太方才交给我的，我也看不清楚，齐帮办，你瞧瞧都写些什么？”

齐夔元把那张纸攥在手中，继续问三姨太，“你接着说，大帅到底是怎么死的？”

秋月接着哭诉道：“大帅写完了字，说要喝茶，妾到外屋泡茶。妾刚刚捧起盖碗，忽听砰地一声枪响，吓得妾身把碗也摔了，跑到床前一看，大帅他，他，他已归天而去了！呜呜呜……”

众人听了，都料定李纯自杀无疑。齐夔元见时机成熟，这才郑重其事道：“大帅死因已经问明，大家静一静，夔元就当众宣读遗书吧。”他捧着那张纸，清了清嗓子，道：“大帅遗书写得十分潦草，不易辨认，我先把大意念一下，大帅是说：国事如此，自己身为封疆大吏，无力挽救，痛感失职。现在南北相持，各走极端，中央委我为和议代表，却事无成果。日前因我委派财政厅长一事，又遭地方非难，人心不古，令人愤慨。因此种种，决定殉国。我死之后，由齐帮办夔元代理督军职务，督军署立即向中央保举，请国务院明令其继任。至要！”

老齐念完，又强挤出两滴眼泪，用手绢揩了揩道：“大帅遗命，派夔元继任督军，只怕难当重任。但知遇之恩，当誓死相报，夔元当以地方为重，暂负责维持，希各位协助办理，莫辜负了大帅殉国苦心方是。”

众人听完遗命，自然有人心中不服。此时江苏共有七个镇守使，论资格实力，颇有几个胜过夔元的，怎甘心江苏这块肥肉被齐帮办空手夺去？而后，一场争督风波，随即掀起。欲知后事如何，切听下回分解。